



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不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
木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異相相頭答還不

會南北不分換劫彌騰汗南汗北月冷風高何以生

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

古巖寒槍不雨時更好無孔箇子揮着既拍板甚笑

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排杖子不

成群作隊恁麼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木龍將

箇什麼對他好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批了也驪未

盡擊碎留真後人看可惜許不擊碎放過一着又

野史

磨夫增瑕類弄泥圖作什麼轉死那當過在爾

有憲章識法教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

道得一半在今萬四千無量劫來無間業也迷還

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太龍答處傍警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木龍意答處傍警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

着鼈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途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途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土鞭羅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劔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無此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意耳

三千條罪一時犯，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分事，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三千里

外段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入死，西家入助，哀

了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北地無風，刀那不入北山

下雨，點滴不流，米河南半河，北

雲門木師出八十餘負，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話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主云：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

古佛為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者喚作無由，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六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

箇鋒鋒則當面蹉過六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極
以頌出云

南山雲 草坤其觀刀研不入 北山雨 點滴不流半河

南半河 北 四七二三面相觀 樂處見不見帶累傍人

香柱掛燈籠 新羅國裏曾上堂 東邊西沒東行不見

西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 大唐國裏未打鼓 渾一

還我誰頭來先行不到未後太過 苦中樂 教何誰知

樂中苦 兩重公案使誰舉 苦使三樂便樂那裏有兩

頭三面來 誰道黃金如糞土 具眼者辨我拂我 看何

刺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靈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寶寶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劔刃上與

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觀也莫錯會此只頌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

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寶向

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寶似堆一堆七珍

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未後有這一句了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寶引來用禪月云山

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

手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身陳餘斷消息行

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乘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夫

西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

補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日
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這漢太煞合關一場會取口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

者道什麼直得分錄不下擔枷過狀把身投寄於一

切法喚什麼作一切法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

離別人即得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

入作什麼用許多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

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這下靠真道金粟如來設使三丑諸佛也開口

不得倒轉鐘頭來也刺殺一人中龍還以射人時雪

寶云維摩道什麼妙萬箭橫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

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怎麼雪寶也是賊過後張

弓雖然為裏場力爭奈橫出私門且道雪寶還見得

落處麼莫也未莫見說什麼勘破金毛獅子也摸

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

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

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

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

法門不知靈龜曳尾掃迹成痕又掃迹掃塵相以

雖去篇迹猶存未終以前餘蹤跡然其是六味却問維
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作
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
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
見維摩麼夢也未真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
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
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
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此子
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
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
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咄這維摩老 出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
不齊事好與三十棒 悲生空懊惱 悲他作什麼
金剛王寶劍為他開事長無明勞而無功 臥疾毗耶
雕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 全身太枯槁 病則且置
什麼口以臨擔飯也喫不得齋也端不得 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須打成舞作隊也 是作家



一本作
餘蹤跡

一室且頻掃猶言這箇在元來在是
問不二門若有說被他說也打云和闍黎
不見當時便靠倒其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
活猶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還見麼蒼天
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出作什麼以金剛王
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
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
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
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末
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
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眾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
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
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眾
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卧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
手拔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大枯槁因以
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
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佛祖師承正尊

問疾

室且類掃方丈內其...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維摩口以匾擔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撥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攬
一手搯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
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
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
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半斷天下人

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
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

生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

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

勢兩箇弄泥團漢見纒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

主呵呵大笑猶較此字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僧

云這老賊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奈

老僧何勞身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

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惡賊只解拈言猶在手也且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德兩人
 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請託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
 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
 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
 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
 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太
 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掇閑言語行
 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
 將去望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

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
 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嘆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
 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
 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
 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
 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
 云這老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
 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
 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只關掃箒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不敢眼底手脚若一何縱而不擒一此誠不活不免
遭人怪笑雖然如是池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係
麼總是具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
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
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拳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
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
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特好與行令且莫背柳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
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

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 睡過了也 已是千里萬里 思之千里 悔不

償當初 蒼天蒼夫 好箇斑斑 闍黎自領出 去爭奈未

解用在 爪牙未備 只恐用處不明 待爪牙備向 你道

君不見 見太雄山下 忽相逢 有條攀條無條攀 例落落

聲光皆振地 這大蟲却恁麼去 猶較此字 幾箇男兒

是丈夫 大丈夫見也 無老婆心切 若解開眼 同生同

死 雪竇打著藤 收虎尾 拏虎鬚 忽然突出 如何收

收天下 袖僧在 這裏忽有箇出來 便與一拶 若無收

放你三十棒 教你轉身吐氣 喝打云可 不道這老我

竟之不取 思之千里 正當驗處 都不

老僧何好與本分其精當時若下得這箇須有
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
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
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
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文於
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
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
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
如何瀉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
山云不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瀉山云寂子甚有驗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
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此子轉變自在要
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汝虎尾兮持
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收虎尾持虎鬚未免一時穿却
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眾流不存消滴開口
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無漆桶看時不見
暗昏昏看時暗作麼生是諸人光明以是山水是木
漆桶裏洗黑沈自代云厨庫三門切孔葛藤
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又你等諸人脚跟下

段光

明輝騰今古迥絕見雖然光明恰到閉着又不曾豈
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
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以
一句為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為你略開一線路
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
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
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
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
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
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

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
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
勿以明相遇若半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
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
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
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
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生
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菴又不得作無
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
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是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參差

漢作

什麼為君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

道

子得花謝樹無影

打着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

黑漆桶裏盛黑汁

看時誰不見

嘴不可總扶藤摸

本兩瞎三瞎見不見

兩頭俱坐斷瞎

倒騎牛兮入佛殿

中三月合掌還我話頭來

打云向什麼處去也

雪竇

也只向鬼窟裏作法計還

會麼半夜日頭出日

三九

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
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

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

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

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

道見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

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

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開

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西

月面放普攝慈光六下塵現一切身為隨類入和泥合

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覩不着教頭來

也須倒退三千里還衣同得同證者感言舉着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一令相不可得盡大地是

藥苦執連根苦斷向是那箇是自己甜瓜酸帶

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 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
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兩點臨
濟唱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
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
處插嘴若插得嘴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

若回顧躊躇管取插嘴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
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
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文大金
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
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
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意真認
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云
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
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云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
天光方能盡善到這重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
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
轉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
工夫他意亦在實亦在生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何

太錯言中有響一筆勾下閉門不造車大小雪竇

為衆竭九禍州私門坦蕩不期一結毫阿誰有開干

夫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家窮脚下便入草上馬

見路信手拈來不務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一箭落

雙騰鼻孔遼夫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
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
貧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為雲門這一句感亂天下
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
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家窮雪竇道為你通
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
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
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夫為什麼也穿却要會
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
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人理深談也須是
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禪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
蹤滅跡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若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
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
要此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呆管取倒退三千里患首
者拈錘堅拂他又不可見的曉是則接物利生未必
不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可聞端的聾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
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獲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
要諸方共知着雲門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履僧禮
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
云汝不是患首端的曉莫道這僧患首好復喚近前
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洗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
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門乃云
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與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蒼夫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
吧地莫道這僧啞好僧於此有省過後張弓討什
麼磁 聆持陵切 咳去伽切 捏陟栗切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

道是時諸方刈刹相望尋常示眾道諸方老宿盡道接
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鏡豎
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
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
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
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
尚舉這僧話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
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
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
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
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
同是別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他古人出來作千萬
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
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

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
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
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
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
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自
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
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
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三家俱明已做一段了也
機宜向什麼處摸索還做首戰得麼有什麼交涉天
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笑箇什麼悲

不箇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瞎漢巧匠不留蹤

端的瞎師曠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爭

如獨坐虛窓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直說渴言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借

放過便打離婁莊子天地玄絲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
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
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
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下手擡一手

擗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不盲明明不聾却不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今離朱弄之不見今喫詭尋之亦不得後今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聞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心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

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窓下
葉落花开自有時若到此境東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开葉落時是秋花开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用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

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問問作

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

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七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

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搵巖云偏身是手眼有什麼交

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大煞道只

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慈懃癩鬼牽伴巖云

師兄作麼生取人與人爭得也好與一搵吾云通身

是手眼蝦跳不出手換却你眼睛殺却舌頭還得十成也宋喚爹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着帶藥山出曹洞

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那子

下來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

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

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

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見

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

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聲

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

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大煞道只
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
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
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
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向上此皆
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
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
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
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
如驢觀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

麼生山云如井觀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
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
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神僧棒則更通身是頂門上
有半邊猶在窠窠裏暗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
可何止十萬里此子展翅騰騰六合雲此子墮界將謂音
特點博風鼓蕩四溟水此子摩挲將謂天下人不奈
你何過是何埃埃兮忽生重為禪人下注脚斬却
著那裏那箇毫釐兮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見
又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本小大雪竇作這箇去
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

張弓放箭，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要棒，又打，喝云：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
作麼生？
又喝四喝後

蓋

於蓋切塵也，通作場。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徧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太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太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太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太悲千手眼觀之，只是此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

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蓋，若忽生那箇毫釐，若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續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

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
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
論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
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
提道場而徧昇初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
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
俱該但為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沉
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
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拄
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捧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
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未後為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
裸赤灑灑頭髻鬚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切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
人舌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
止捧頭正眼事如何曲不戴直雪上加霜又一重僧
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麼門云兔
子懷胎發苦勢連根苦甜八微帶甜向光影中作活
計不出有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活計是體是般
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昔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
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會語須具
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驗處答這僧話，略露此子鋒銜，
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
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
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
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
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
亦是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

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
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
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
但瞪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
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止
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不
根下無一星事，淨躑躅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
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疑絕謂情，換心即若動念即瞞佛眼也 不
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三棒用這老漢
作什麼說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塵 蚌含玄兔深深

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
與禪家作戰爭千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打云聞
黎典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
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
上詩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
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得論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乘熟兼後
重山遙似路迷壘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
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
忘性即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
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
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
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
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
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
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
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
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
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權和子關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

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
眼藏也須十方齊燻八面玲瓏直到慈寂田地且道還
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葛藤不

至何似這箇好箇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

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

少箇別猶自可最甚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

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鏡可惜許投子云不楚

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刺似爭奈兩頭三面也是說

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豈作何用將錯就錯

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撞着鼻孔雪竇拈
云犀牛兒猶在豎目乎錯認收頭去資福畫一圓相
於中書一牛字草葉不勞拈出弄鬼漢雪竇拈云適
來為什麼不將出金鑰不辨也是草裏漢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蝶辛道苦作什麼
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燕身在內也好與三十棒
灼然言一日與僧者與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
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
於曆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萬境撥然觀之不動可
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

角為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
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
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
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將將去恐頭
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幾石
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
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為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
入明此事雪竇云適來為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所
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
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帶
日在麼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

玄... 如今索犀牛兒難為執持故云別請人好雪竇
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
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
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
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
云

七恭切撞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足為
甚不知何誰不曾用問着亦來總不知知則知
不會真瞞人好也怪別人不得無限清風與頭角
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
重生是作麼無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 著天著天

也是夫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方因什麼問
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蓋嘗猶在
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
半箇咄也好推倒禪床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
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雪竇喝云
拋釣釣鯤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我
過後張弓佛果自勸此語云又直問你諸人意僧道
大衆參堂却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
不會時雪竇又道拋釣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
且道請誰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
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
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
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
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
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
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
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
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太衆參
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然道只道得八成若
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

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
釣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蟇且道畢竟作麼坐諸人無事
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一
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朵八
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 賓主俱失不是 一曰漏迦文殊白
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親得世尊使下
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 說向愁人愁殺人 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被

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眾中若有衲僧氣
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問
被文殊一搥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
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
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
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下劫也
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向看
雪竇自然見得頌也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晦濟德
十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主法令不如斯隨他
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
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聞
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搥更下一搥又自執第二
第三種總不更當機一句作廢生道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
乃至彌勒王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
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箇作家
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

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降座已前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準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
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
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
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
僧問香巖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巖云過這邊來僧過巖
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
曲躬叉手當持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降座已前透
去猶較此子世尊更降座便下去已是不著便了也那
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下上提唱且作麼生
是鈍置處

辛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這來

桶不勝疑着不問不知 大光作舞 舞畢殺人依舊從
前恁麼來 僧禮拜又恁麼去也 是則是 凡惡謂會 光

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 好一撥須辨過始得 僧作舞

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 莫 光云這野狐精

恩難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此子諸人還知落處麼
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
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
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
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

作舞太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實
只管作舞迤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太光道野狐精
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曰且道這野狐精與
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
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

百發百中向什麼處避

誰云黃

葉是黃金

且作此帝精得小兒也無用處

曹溪波浪

如相似

弄海圓廣有什麼限依樣畫瓢兒放行一路

無限平人被陸沉

遇着活底人帶累天下和僧摸索

不着帶累鬪終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太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
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眾云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託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龜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
設方便為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此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
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捕真曹溪
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
丁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十聖不傳面前一絲長特無問

與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胡耳卓胡金毛獅子則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息用是作什麼釋地老子滯道不少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由有甚關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

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

極相似也自然非物按牛頭與草更說什麼口頭禪

色云何非汝說你說我沒交涉打云還見釋迦老

子麼爭奈古人不能承當打云脚跟下自家看取

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

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

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

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

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

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即

是見佛佛云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

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

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
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
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
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醫不殊半邊驢漢半開半合扶蘇摸壁作
升麻一刀兩段從來作者共名模西天四七唐土二
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自少在如今要見黃頭
老此這老胡瞎漢在你脚跟下刹刹塵塵在半途脚
跟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半還曾夢見麼

全象全牛醫不殊愚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
仰山和尚見人間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
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
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
那箇是你佛性為復語底是默底是真是是不語不默底
是為復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
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
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
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
象上各邀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
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

得深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
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
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
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
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硯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
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醫更不殊從
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
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
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
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
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

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
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
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醫** 壹計切月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
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鞵鞵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
事未免守株待免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翠 翠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焦數不生一毒不
說如來有二種語 已是謗釋如老子了不道如來無
語 猶猶顛顛具是七穿八穴 只是無二種語 周由者
也說什麼第三第 種 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好
一撥道什麼 慶云聾人爭得聞 望空啓生 土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事瞞得明眼人

孔何止第二頭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却教與子

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麼躡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下乘法無上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

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又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與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尤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是
慶當時不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與茶去便是第
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
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
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
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
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
脚跟下淨無塵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
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
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
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如電轉星

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頰云

頭号第一第二 我王庫中無妙是事古今帶帶隨邪

逐惡作什麼 卧龍不鑿止水 同道在知無處有月波

澄 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卜度計什麼機 有處無風

浪起 赫赫人還覺寒毛卓豎 廣打云來也 棹櫂客棧

禪客 句賊破家開市裏莫出頭失錢費罪 三月禹門

遭點額 遇已讓入萬中無一 只得飲氣吞拳

頭号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
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
竇云卧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
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

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
龍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
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特與你打疊情解領了也他
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
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黑額長慶雖是透龍門
底龍却被保福蓋頭一點

舉趙州示眾三轉語 道什麼三段不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未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成
煞郎當他古人比下隻眼弄手接人略借此語通箇消
息要爲人你若下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下火雪竇

嫌他未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
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
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
唯此三頌直下有納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
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 正他

什麼事見免放鷹 立雪如未休 一人傳萬萬人傳萬

將錯就錯阿誰 見你來 何人不雕偽 心老

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關緊便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且道爲什
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且於喬漢又下

神人現謂二祖曰何及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
二祖以神遊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極群書每嘆曰孔
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
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測誨勵光即付曰昔人求道敲
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餓虎古尚若此我又
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連明積
雪通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懺求何事二祖悲淚
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
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

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
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
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
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離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
時只成雕偽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
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裸
裸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眾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
屎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孫夜斫錢又杜順和尚
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鬼醫人炙猪左膊上
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得巴歌汝若似石
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足過也
金佛不渡鑪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
紫胡又恁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不識
字底貓兒也無詩會處天下衲僧捕鷲不得只恐喪
本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又恁麼去也頭上漫漫脚卜漫
漫又云來也

戶放切明兒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為什麼却
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鑪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
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
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
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
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
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
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本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

西行有何不可，願見牽伴。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
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漢
家不養有，什麼用處。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可
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
作廢生，得不辜負。去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
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高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
行正測，隱居高山。下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
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
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也

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
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
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
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以
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悟此，則故是
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
蘊與塢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
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本佛不渡火為什麼却引破竈
 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妄想
 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
 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瀉倒蕩
 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
 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故一線道又且何施是人
 先世罪業驢馬載應墮惡道墮了也以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采只得忍受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
 索種穀不生生耳萬則為消滅雪上少霜又一直如湯

消水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
 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照
 明太子科此一分為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
 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
 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
 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
 若怎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
 云證佛地者各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
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疑山則山摧
疑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
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
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觀
觀亦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
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今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

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
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
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坐
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峯註四句偈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
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各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
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

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
來面目亦斬為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担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
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
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
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
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
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
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

去逢境遇緣為主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
出眼頰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諸說八

面玲瓏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

作麼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細子全無伎

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

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麼道波旬失途勘破了也

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咄

識我也無咄咄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

珠賞之地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
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
經此兩句頌公安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
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
何到這裏佛眼也觀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真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
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顯無門是故洞山和
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
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
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
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眾生為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為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古
語波旬係麼來也須教忘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
點曾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其道是波旬住是佛來還
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
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雪竇勘破雪竇具
眼者試定當看

示云丁夏嘮嘮打着膝幾字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
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
上眉毛試請露鋒銜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其道會佛法
舉話人也無漏道不少這漢是則是事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遇見召云從浙鏡鈎搭索了也平鑿頭着
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是鐘裏敲過始得劈廣烟
心三要印開朱鼎實未容觀議主實分平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地西院又云錯劈腹
細心人肯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擲
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前錯後錯深平
云從浙錯錯認馬鞍橋喚作爺下爺似恁麼初僧打
教千箇萬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
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
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

院尋常春果硬似鐵當時何不想將出去平當時便
不行也似袖僧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貧兒
思舊債也須是無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
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
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特早知道錯了也
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手裏沒交涉轉見冰炭
人
編 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持
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
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
喝出此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起這僧且道寶壽亦起這僧唯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批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明批院手拈院云一拂便行院云阿刺刺天平曾參佳山主來為他到諸方參得此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負箇舉話人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從

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因却門前剎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惶惶怖分疎不下前不講村後不送店有教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家活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一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滴錯且

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
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
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
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
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
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
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
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
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

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
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遠天下走被明眼人
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 漆桶一狀領過 變輕薄 也有些子兩佛羅祖
如麻似粟 滿肚參來用不着 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運
負孔 關黎與他同參 甚悲堪笑 天平老 天下衲僧誰
不出 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鈍 却謂當初悔行脚
未行脚已前錯了也 踏破草鞋 甚作何用 一筆勾了
錯錯 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各言了也 西院清風頓銷
鏗 西院在什麼處 何似生莫道西院三此 諸佛天下
老和尚亦須倒退三衣始得 於斯會得 許你天下

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狀領過猶較此字雪
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世據教結案總沒交涉
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薛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
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鑪裏
纒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
琉璃瓶裏搗糞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
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
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
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

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
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
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
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鑠雪
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兩錯何似
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
作眼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
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碎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看王六

唐天子也。今知慈感頭上，捲輪冠脚，亦無愛痛。國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行猶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須說。可憐許秀教不分付。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雖然着藤却有出身，處醉後即當然殺人。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下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盧頂上行，始得。他却不要，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

戒終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佗。黃葉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為他有人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亭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祖雪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

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其素者狹
非依之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其必有所疑之處
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
可不言其實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
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
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
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典座
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
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
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

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半為什麼醉酒卧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
担担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
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
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
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
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
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
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
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有被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
靈靈，使瞠眼努目，弄精鬼，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真認
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不認。迷夢見在，更說什
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教人認。
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
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
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
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獲僧問：師尋常教
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
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
是本來面目否。山云：聞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

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
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
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納僧門下。沙
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看實頭。
云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陽
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巽津子。箇箇萬箇中，難得一箇
半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生接得甚作何用。接得
轉神僧，濟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一箇
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鐵鎚擊碎黃金
骨，暢快平生已在目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莽莽四海

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刹海夜沉沉。
眼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
被雪實穿穿了也，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真贊，
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國師
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
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具眼，祇僧眼腦
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
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十百
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須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
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實成煞，讚歎他黃
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躲躲赤
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以三千刹海夜
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刹刹有一海
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
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
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實穿却了
也。



一作經燈

詩云：收因結果盡然盡，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
箇出來道：「莫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

且道為復是當面諱却為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斬後陵云珊瑚枝枝撐

春月光吞萬象四海九洲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
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弟亦各具箇作略是故道我變韶
陽初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落麼地也於
一句中自然具三句的蓋乾坤句截斷來流句隨波逐
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淨山遠錄云未透底人參句
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
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
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春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

句可辨一銖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盡方

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

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

仙體顯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

藏難搗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拆雪衣石女

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篋何參差即不知驪

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

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

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更平不平細若蟬蛸木丈夫漢須是恁麼大巧若拙

不動聲色藏身露影或指或掌看果然這箇不是倚

天照雪 勸觀者則曠 木冶兮磨龍不下 更用煅煉作
升慶干將莫能求 良士兮拂拭未歇 人莫能行直饒
干將出來也 倒退三千別別 咄有什麼別慶讚歎有
分 珊瑚枝枝橫着月 三更月落影照寒潭 且道向什
麼處去 直得天下太平 醉後即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 大巧若拙 古有俠客路見不平 以強凌弱 即
飛劍取強者頭 所以宗師家肩藏寶劍 袖掛金鎚 以斷
不平之事 大巧若拙 巴陵答處 要平不平之事 為他語
忒煞傷巧 返成拙 相似何故 為佗不當面 湏來却去 僻
地裏 一截暗取人頭 而人不覺 或指或掌 倚天照雪 會
得則如倚天長劍 凜凜神威 古人道 心月孤圓 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 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 復是何物 此寶劍或
現在指上 忽現掌中 昔日慶藏主 說到這裏 堅手云 還
見麼 也不必在手指上 也雪竇借路經過 教你見古人
意 且道 一切處不可不是 吹毛劍也 所以道 三級浪高
魚化龍 凝人猶岸 夜塘水祖庭事 苑載孝子傳云 楚主
夫人嘗夏乘涼 抱鐵柱 感孕後產一鐵塊 楚王令干將
鑄為劍 三年乃成 雙劍一雌一雄 干將密留雄 以進雌
於楚王 王秘於匣中 常聞悲鳴 王問羣臣 臣曰 劍有雌
雄 鳴者憶雄 耶王大怒 即收干將殺之 干將知其應 乃
以劍藏屋柱中 因囑妻莫耶 曰 日出北戶 南山其松 松
生於石 劍在其中 妻後生男 名眉間 赤年十五 問母曰

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此柱得劍日夜欲為父報
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
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
人也能為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茶盞君今禁
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容得
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
客語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
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
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楚王本無此一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
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
冶兮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下將是

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
別有好处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
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
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擎
却因一粒蘂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嶠中張氏
書隱刻梓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磬經論或儒
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
則無以知之

國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
道林復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向其旨一也
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閱焉流傳四
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
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宣和乙巳春
暮上休亭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國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國悟重下注脚通示叢林末乘宗
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詣
毀粹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錯
縫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同國悟心要
兼行揭杲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然一觀開
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三昧二百
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遭渠手下不幸忘得弓冶裘箕
莫斷却兒孫種草隨人去脚跟後轉誰下得釣龍鈎有

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繫驢擬以事當如後後喻他時
自會答志處處門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種因緣
歸大數昔之廢今之興莫恠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
不讀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續無盡燈謹疏

今日月 日疏

重以開書... 書讀於古百... 有... 重以開書...

